

站队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艺术。

如何在眼花缭乱的人事变动背后，成为脱颖而出的新干？
如何在盘根错节的各种关系中，确保仕途平坦？

你方唱罢我登场，谁才是最大的赢家？

换届

王强。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换届

王强。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换届 / 王强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404-4888-2

I. ①换…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57966号

上架建议: 官场小说

换 届

作 者: 王 强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朱 莹

策划编辑: 张晓杰

版式设计: 崔振江

封面设计: 蒋宏设计室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4888-2

定 价: 29.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 一. 省委的新安排·002
- 二. 故人来访·007
- 三. 一把手的心思·012
- 四. 好官难当·017
- 五. 出去躲个清静·024

第二章

- 六. 秘书长扑了空·030
- 七. 新官上任麻烦多·037
- 八. 和他共事要小心·047
- 九. 祸不单行·051
- 十. 去省里邀功了? ·055

第三章

- 十一. 上访的事儿闹大了·060
- 十二. 要钱不要命了·065
- 十三. 万事开头难·074
- 十四. 要想富, 动干部·079
- 十五. 住院这步棋走错了·086

第四章

- 十六. 想调到省会或北京·090
- 十七. 鹿荣集团的危机·095
- 十八. 后院起火·098
- 十九. 周治平要去党校进修了·100
- 二十. 换届, 就是换干部·106

第五章

- 二十一. 快到手的肉可不能扔·112
- 二十二. 二把手太一意孤行了·115
- 二十三. 谁让你们大操大办婚礼了·119
- 二十四. 停职反省·125
- 二十五. 被隔离了·129

第六章

- 二十六. 累倒在工作一线·136
- 二十七. 沙颖市天塌了, 有姓管的顶住·143
- 二十八. 我看你就是个浑蛋官·147
- 二十九. 终于联系上周治平了·152
- 三十. 干部问题要慎重·155

第七章

- 三十一. 一个收钱, 一个退钱·164
- 三十二. 我要移民了·167
- 三十三. 要扭转眼前的被动局面·169

三十四. 公选出问题了·173

三十五. 玩火者必自焚·176

第八章

三十六. 美色当前，进退两难·184

三十七. 博士副市长的心思·192

三十八. 沙颖，是经不起地震的·198

三十九. 文珺病重了·218

四十. 李木松的霸气·231

第九章

四十一. 经济适用房找哪个开发商来建呢·244

四十二. 为了搭上市长，不惜借花献佛·260

四十三. 你们这些礼金我就不退了·267

四十四. 一步错，步步错·275

四十五. 找人好好教训教训她·290

四十六. 人生的新坐标·300

换届

第一章

一．省委的新安排

五十三岁的管冠南做梦也没有想到，眼看自己就要从闲职一路干到退位的他，居然被省委一纸调令任命为中共沙颖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未来沙颖撤地建市政府筹备组组长。这个决定实在出乎他的意料，而且来得太突然了。在小道消息满天飞，各个层次都难保官场人事调配秘密的今天，管冠南的这次工作变动事先居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组织部门也不曾透露出半点风声，更不曾有哪位领导打过招呼、吹个风什么的。如此没有先兆的“重大”人事变动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

昨天下午三点半，管冠南刚溜达到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坐下，办公桌上的电话就丁零零地响了起来。开始他没有理会，他现在管辖的这个衙门里，一般情况下，下午哪有什么火烧眉毛的急事啊。电话铃执著地响个不停，实在不堪其烦的他，不情愿地拎过话筒，就听见一个中气十足的京腔从里面传来：“冠南同志啊，你好大的架子，连我的电话都不接？”啊！原来是省委书记，一丝惶恐袭来，方才随意靠在沙发上的懒散劲儿顷刻全无，管冠南不由自主地把身子坐正。

这几年，每次他要找省委书记或省长汇报点工作，都得反复提前预约多次，才能获得短暂而宝贵的面谈机会。即便是书记、省长们找他，也只是先让秘书打个电话过来。今天，这位博士书记亲自打电话给他，难道是有什么急事？还是出了什么事？他不由得心下一紧，百花公司重组？省会商贸城方案……他脑子里迅

速闪过最近省经济研究中心急办的一个个项目。“是冠南同志吗？怎么不说话？”省委书记略有不满意。“哦，是我，是我。”他很快恢复了镇静，“我这不是在洗耳恭听嘛。”为了缓和尴尬气氛，他本想同书记幽默两句的，不料，被无可置疑的声音打断了：“四点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带哪方面材料？”他忙问。“什么都不带。”话音刚落，书记就把电话放下了。

从省经济研究中心到省委办公楼，最多只有十分钟的车程。他看看表，还有三十分钟的时间呢，赶紧把思绪归拢一下，书记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如此急匆匆地要召见他？他站起身，慢慢地给自己沏了杯茶，借机稳了稳心神，又从兜里摸出“金芒果”点上，伴着升腾而起的青色烟雾，他皱起了眉头：“肯定不是谈研究中心的工作，不然的话，怎么连材料都不让带？”三年前，省经济研究中心的确是一盘散沙，他接手后，调整了处室，明确了责任，要求关键处室眼睛向下，深入农村，深入基层，联系实际，拿出了不少好的建议供省委、省政府决策参考。研究中心的报纸、杂志通过改制、招聘，面貌焕然一新，分别被评为全国社科类优秀报刊。他深吸一口烟，看着徐徐吐出的烟圈在眼前渐渐飘散，思路也一点点发散开来：是宛丘城建的告状吗？可是，那都是四年前的事了，难道还能被翻出来？况且，当初也不过就是违规操作了一下而已，不是早就处理过了吗，行政记过的处分也早已装入了自己的档案。莫非是管城烟厂的事？管城烟厂厂长与他私交甚笃，他们认识多年，直到现在他一直抽着管城烟厂生产的、只会发给内部职工的白盒“金芒果”。虽然烟厂厂长遣儿子、带小蜜、携巨资外逃的因素很复杂，可他离开管城这个县级市市委书记的位置已经十年了。

他在办公室来回踱了几圈，猛然瞥见墙上挂的“天道酬勤”，不禁又想，天道还真不一定酬勤，天事从来高难问，猜不透就算了，顺其自然吧。继而，他又笑自己，什么时候自己变得如此卑下，成了戚戚之人？

四点三十分，管冠南准时赶到省委书记办公室的门口。他轻轻地敲了下虚掩的门，秘书小郭立刻迎了上来，满脸笑容地对他说：“书记要请你打双升呢。”“他有那雅兴？逗你老师开心吧？”小郭曾是平原大学的研究生，他十年前作为兼职教授，给小郭讲过课，彼此还算熟悉。

说笑间，两人已然走进了书记的办公室套间。“冠南同志，请坐。”瞥见两人

进来的身影，省委书记慢慢合上了手里的文件夹，微笑着从宽大的老板台后面转过来，拉着管冠南一同坐在沙发上。

“你老家好像是少林寺吧。”省委书记问。

“少林寺东南，离颍河不到两公里。”他惊诧于书记的好记性，记得还是很多年前，他曾对书记笑言，自己是少林寺第十四棍僧，无法无天。

书记接着说：“你那管姓与管城、管仲有什么渊源没有？”

看书记只是拉些家常，管冠南方才一直提着的心稍微松了松。他接过小郭递上的茶杯，又从口袋里掏出烟，向书记让了一根，见书记摆手，自己也不方便在这儿吞云吐雾，就又把烟装回兜里，捧着茶杯，微笑着向书记娓娓道来：“周武王灭商后，封三弟叔鲜于管国，称管叔，管国在平原省会一带。管叔因反对周公旦摄政，与被封于宋国的商纣王之孙武庚和封于蔡国的兄弟蔡叔等联合发动叛乱，被周公镇压了下去。管叔被杀，其子孙便以管为姓。”

他一边说，一边留心观察着书记的脸色。见书记听得津津有味，管冠南不经意间调整了一下坐姿，带着一脸笑意接着说道：“后来，周穆王又有庶子封于管，后代也以管为姓。管仲生活的年代距此不远，应当是周穆王庶子的后人。”

说到这里，他看书记抬眼望墙上的钟表，忙打住话头：“噢，我话多了。”不料书记说：“不多，不多。你知道吗？管仲是生在颍上，颍上是我老家的一个县，应该是我的老乡呢。”

“不，”管冠南认真起来，“颍上有两种说法，一是颍水的上游，二是指颖邑。西周时，颖邑的治属在登封东南，而颍上县是隋朝才设的。”

“哈哈。”看着这位老兄脸上那份认真的执拗，省委书记大笑起来。这位中国著名学府的博士生、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自然知道管冠南所谈的这些。见已经较真的管冠南一脸严肃的样子，他豁达地说：“连我你也敢争，怪不得人家都说你是‘常有理’呢。”

管冠南闻言，低头微微一笑。书记话锋一转：“冠南同志，你对你最近的工作有什么考虑吗？”

“我觉得现在挺不错的，读点书，写点文章，搞点调研，其乐融融。”不过，那语气里分明流露出几分不得志，即便笑脸如故，也依然能让人隐约看到一丝

抱怨。

“哦，看来你对省委三年前把你调回省城还耿耿于怀呀。”管冠南心里的这几分小算盘哪里瞒得过书记的法眼，“我听人说，你在办公室里挂有一副自题联，写着‘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点福让老夫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有后生当’？”

管冠南心里一怔，这是哪路神仙又告御状，书记连这副楹联都知道了？看来以后真得再防一点。他忙解释说：“我办公室还挂着一幅‘天道酬勤’呢。”

“冠南同志，”书记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你在宛丘工作的那几年，我刚到省政府工作，对你这个常务副专员的工作还是给予肯定的。虽然你捅了不少娄子，也背了个不大不小的处分，但省委也有难处，你就别计较了，风物长宜放眼量嘛。”

管冠南心里也明白，当年书记对他还是非常关照的。处分是个偶然事件，当时的专员在中央党校学习，他主持行署工作，谁让宛丘的歌舞厅失火烧死烧伤数十人呢。那些随时伺机攻击自己的人正好找到了借口，抓住了把柄，要把自己往狠里整。要不是书记当时极力争取，保护自己，处分可能会更重，就连经济研究中心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这个位置也是坐不上的。所以，管冠南连忙说：“谁敢计较，不会的，怎么能计较呢？”

省委书记意味深长地望着他，表情严肃地接着说：“冠南同志，你是知道的，沙颖地区在全省人口最多，也最落后。我和几位书记谈了多次，感觉还是你去合适一些。改革开放都这么多年了，沙颖地区本级财政收入才一个多亿，不及南方一个村，人均GDP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省里压力很大啊。你也知道，周治平是中组部从东北交流过来的后备干部。他做了三年多专员，有一半时间都是在省里、在北京跑钱发工资。四处‘冒烟’，积重难返，也真难为他了。这次省委下决心调你过去任副书记、行署专员，撤地建市政府筹备组组长，是要你同治平同志一起，迅速改变当地的落后局面，赶超全省的平均水平，也帮我们卸些担子啊！”

望着书记热切且不容推诿的眼神，管冠南问道：“省委决定了？”

“刚开过常委会，常委委托我同你谈话。”书记严肃起来，“省委要求你，一、

加强班子团结，尤其是同周治平同志的团结，形成合力，减少内耗；二、发扬拼搏精神，大开放，大跨越，尽快构建中原东部中等城市框架；三、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下岗职工的就业率，保持社会稳定。至于以后的具体工作，省委还要部署。你，有什么要求吗？”

沙颖的情况，管冠南何尝不清楚：传统农区，派系纷杂，民风剽悍。古代多农民起义，近代出土匪劣绅，当代诬讼乱告。地厅级干部圈子里流传着两句话：东西南北中，别向沙颖行。近一个时期，外派一、二把手没有在沙颖干满一届的。管冠南也知道，自己没有向省委任何领导汇报过思想，也没有过再出山的要求，好的市哪能轮到他。况且，从一个主持经济研究中心工作的副厅级干部变为一个全省最大地区的专员，不久又要当市长，这在常人看来是多么难以企及的。看来，于情于理是没有价钱可讲了，那就围绕着省委的三条表态吧：“请省委放心，我服从组织决定，一、搞好班子团结，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如果班子不团结，责任在我；二、用足用活政策，扩大开放，力争五年大变样；三、依法行政，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管冠南看书记一直点头微笑，赶紧趁火候就势说：“不过，先给我一个月时间去沙颖摸底调查一下，到时候提个综合治理方案，咱们省委、省政府可要特批哟。到时候，多给我们沙颖一些优惠政策啊。”

“不会让你乱钻空子的。”书记说，“不过，有些事情好商量。你最近在看什么书？”书记一边说着一边起身站在书架前，管冠南知道一时半会儿恐怕回不去了，连忙给书记和自己的杯子里续上水，作好长谈准备。

这时，秘书小郭走了进来：“书记，快七点了，你不是还要打双升吗？”

“双升就不打了，听说他是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又是有名的‘常悔牌’，边看新闻边聊吧。你去食堂安排点吃的，再弄点沙颖大曲，管专员可是管一瓶哟。”

管冠南只好欣然陪同。

看来，答应女儿的事儿又要爽约了。他心中暗暗叹口气，有时候，顾事业真的就顾不了家啊！

二．故人来访

管冠南住在省政府甲院，这会儿，家里四室一厅的房子可谓闹翻了天。女儿管莹刚考过博士研究生，在家等通知，她邀请了五个同学晚上来一起过生日。早晨，她把这个生日派对告诉管冠南，希望管冠南与妈妈一同回避，不料管冠南非要与她一起过。管莹有些出乎意料，在她的记忆中，天天忙碌的父亲从来没有同她一起过过生日，要么是忘记了，要么是顾不上。这三年父亲闲下来了，可她过生日时都是在中央美院。父亲说，让我来感受一下你的另类生日吧，说不定会年轻几岁呢。管莹马上与他约法三章：一、不要看不惯；二、不要把自己当成长辈；三、要尽情融入。管冠南满口答应，并说要给她一个惊喜。

今早，管莹破例没有睡懒觉，订蛋糕、买糖果、煲肉汤、打电话，忙得不亦乐乎，下午六点时，总算把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了。同学们陆续来后，大家一起在偌大的房间里兴奋地漫无边际地神吹胡侃，等着管冠南回来。谁知两个小时眨眼就过去了，还没见管冠南的踪影。管莹几次忍不住想给爸爸打个电话问一下，可又怕打搅爸爸那边的工作，几次拿起话筒，又都放下了。不过，家里倒是连续来了几个找管专员的电话，弄得她开始生气，索性把电话线拽了下来。她招呼同学们：“别等了，我们开始吧。”

管冠南这一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他从省委食堂出来时，已经快十点了。他急忙赶回办公室，把放在那儿的一套精装《中外名画鉴赏》取出来。这套画原价

一万元，他是用五折的价格淘来的，心中一阵窃喜，嗜画如命的女儿如果见到它，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的。画集很重，足有二十公斤，在往七楼扛的过程中，竟歇了两次。老了，不中用了，人啊，不服老不行啊。他心里暗想。

打开门后，只见摇曳昏暗的灯光下，几个戴着夸张面具的男女正在狂放的乐曲声中赤着脚蹦跶，他未免怒从心生。不过，想想约法三章，他还是尽量压住火气，低声喊：“管莹！”管莹看到爸爸回来，忙一把扯下面具，并打开客厅全部的灯。几个同学也取下面具，尴尬地彼此笑笑，赶紧和管冠南打招呼。

“钟馗到来，百鬼退位。”妻子文珺从卧室出来，一看丈夫的脸色，赶紧打圆场，“看你们闹成什么样子了，快收拾收拾吃饭吧。”她又嗔怪丈夫：“明知道莹莹过生日，偏偏这么晚才回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回来呢，让孩子们担心。”

“哪敢打呀，今天大老板召见，我连手机都关了。”

等管冠南落座后，大家纷纷围坐在他身边。管冠南习惯性地双腿交叠，从兜里摸出烟点上，目光扫视大家一圈，看孩子们都有了几分拘谨，他淡淡一笑，语气忽而一转，像拉家常一样，慢语轻声地跟大家闲聊开来。

不过，他绝对没有摆出领导训话的架势，倒非常像是一位学长在谆谆教诲晚辈，大家心里听得都热乎乎的：“你们将来可都是精英呀，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这一代老喽，未来社会的成绩要你们这批年轻人去开创啊。真是羡慕你们……”正说着，门铃声一阵阵急促地响了起来，文珺赶忙站起身去开门。

“冠南啊，这还没上任呢，就把家里电话和手机都关了，不怕脱离群众呀。”伴着一阵爽朗的笑声，两个人影很快就从半开的门角处闪了进来，“哟！在摆家宴呢，也不招呼一声。”

“庭凯兄！哎呀，好久不见了啊！”管冠南见来者是沙颖地区人大工委主任杨庭凯，赶紧站起来寒暄。看到管冠南的目光扫向紧随自己身后的小伙子身上，杨庭凯忙介绍说：“治业，这就是管专员，你管叔。冠南，这是我姑爷，姑爷进家，咱讨口酒喝不过分吧。”郑治业也忙凑到跟前，笑着招呼：“管叔！”

管莹他们见来了客人，纷纷起身去了别的房间。

“咱俩从党校同学到今天快二十年了，你可是第一次莅临寒舍啊。”管冠南笑着打趣杨庭凯道。

“这次来省城看病，想跟你联系，又怕你灌我酒。哎呀呀，真是不见想见，见了又害怕啊。”杨庭凯摆出一副认真的模样望着管冠南，又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姑爷，“就是为了不怕你灌酒，我才把他带来了。这孩子现在担任鹿城县县长职务，刚从丹麦回来。以后，还指望着老兄你提携他哪！”

管冠南的眼神在郑治业脸上停留片刻，带着一丝审视的意味，又仿佛有那么一丝欣赏。总之，在郑治业看来，那眼神里有些意味深长，捉摸不透。

“既然带来了酒搭子，那咱哥俩儿今天就要喝个痛快，不醉不罢休！”管冠南微抬下颌示意文珺，“快准备点下酒菜过来！我们……”

杨庭凯忙打住话头：“别让弟妹忙活了，下酒菜我带来了。治业，把咱下边车里的闷糟鱼、酱蒲菜和卤狗肉拿上来。对了，我还带了几瓶极品沙颖大曲呢，这玩意儿如今比五粮液还贵。对了，听说你今晚同省委书记喝的也是这个？”

管冠南心下一惊，心想这才多大点儿工夫，连同书记喝啥酒这人都能知道，可见此人非同小可，以后自己要多留心了。杨庭凯见管冠南愣神，忙打哈哈说：“没啥，别惊讶，省委招待所所长是我大侄子，我们都会给你保密的。”

保密？这年头，这些事还能捂得住？说不定就在此刻，在沙颖相当一级干部中早就传开了。管冠南暗自思忖，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坏事，省委书记请自己吃饭，说明咱和领导关系近，领导看重咱，这里头的意思可就能经得起推敲了，借机震慑一下个别势利小人也无可。虽然心里已经转了几个弯，管冠南脸上依然带着笑，不动声色地说：“老兄，我这次被组织上派到沙颖工作，实属突然哪，正想多听听你的意见呢。”

“唉！一言难尽哪，这几年沙颖被那伙人折腾得一塌糊涂，综合实力成了全省的锅底。不过，干部倒是出了一批又一批。现如今，当地是数字假、文凭假，连孩子也都变成假的了。”杨庭凯叹息道，“沙颖现在急需你这样的领军人物去开创局面呀！”

“孩子怎么能作假？”管冠南有些惊讶。

“干部百分之九十都生二胎，可上报的一胎率数字是百分之九十五。”杨庭凯正说着，门铃响了，“治业来了，咱们以后再谈这些吧。今天只论友情，不论其他。”

郑治业搬了三个大大的包装箱上来，累得气喘吁吁：“管叔，像你这样级别的干部，咋住七楼呢？搬个东西也不方便。”

“这就还差一点没弄到手呢，副厅级干部挤正厅级别的房，不住高能行吗。”管冠南透着几分无奈，望着他们俩说，“人家可不会考虑文珺有多年的风湿性心脏病。对了，箱子里都装的啥宝贝，快打开看看。”

“你以为是人民币哪，想得美！这是姑爷孝敬我这个病号的，今天，我就借花献给你这个如来佛喽。治业，快打开，让你管叔审查审查。”

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是货真价实的闷糟鱼、酱蒲菜和卤狗肉，管冠南的心也就踏实了下来。如今这世道，但凡是送礼的，不亲眼验过，真保不住里面给你装点什么，来个瞒天过海。

大家坐定后，杨庭凯吩咐郑治业：“治业，快斟酒，敬你管叔一杯。”郑治业赶忙起身先后给管冠南、自己的岳父和自己杯子里倒满酒，他举着杯子望向管冠南：“管叔，侄儿敬您一杯。今后，就请管叔多帮助我、指点我，有您的教导，我才能进步啊。”说完，他一仰脖，足足三两倒进了肚里。

好酒量，管冠南心里想，干脆再灌他一杯：“你第一次来，总得两条腿走路吧，再喝一杯！”郑治业连菜也没顾上吃一口，满满一杯就又下了肚，脸色逐渐红润起来。

管冠南道：“刚才听杨主任说，治业到丹麦去了，不会是去游山玩水吧？快，说点异国感受助助兴。”

郑治业脸上泛着红光，望了望自己的泰山大人，又扭头望向管冠南：“叔啊，我们这次到丹麦去，可真不是去旅游的。我是与鹿荣集团的老总一起去进口丹麦种猪。鹿荣集团生产的火腿肠质量近几年呈下滑趋势，都是因为生猪肉质下降。这次引进的一千头种猪，是曾祖代纯种，共有四个品种，而且都是世界上最优质的品种。它们具有肉质好、生长速度快、瘦肉率高的特点。每头种猪离岸价是一万五千元，加上空运等各种费用，每头猪的价值超过两万多元，创下了国家一次性进口种猪规模最大的纪录。”说到这里，他把自己的椅子朝管冠南跟前拉近一点，脸上带着恳求的神色道：“管叔，明天上午这批猪就坐波音747到机场了，我们准备搞个仪式，您参加吧。”说完，又向岳父投来寻求支援的目光。杨庭凯

自然也是一脸期待地望着管冠南：“冠南，你看，你如果时间上方便的话，就去参加一下吧！孩子们脸上也觉得有光哩。”自然，假如管冠南能到场，不仅是在沙颖官场的初次亮相，也相当于给旁人传达了一个信息：他与郑治业的关系非同寻常。

不过，管冠南还是以早有他事安排为由拒绝了。他还不想这么早地出现在沙颖人的视野里，他需要一个更加合适的时机。杨庭凯他们见管冠南推辞，也就不再勉强，三人继续喝酒闲聊。

因之前与省委书记先喝了一阵，管冠南这时也有了些许酒意。于是，他就势装出几分醉态，问郑治业顺便还到过哪些国家，有什么体会。郑治业不到半小时就喝了近一斤酒，自然头也昏沉起来。他晃着脑袋说，他们还顺便到欧洲几个国家转了转，没有出过国，不多转几个就亏了。欧洲那些国家真是干净、漂亮，半个月皮鞋都没擦过。他去过荷兰，到阿姆斯特丹看了博物馆和凡·高的画。当然，他也到过那个著名的红灯区。说到这里，岳父杨庭凯忙插话制止，并一个劲儿地递眼色，不过，已然处于醉酒状态的郑治业哪儿还有那份理智，趁着酒劲接着显摆：“那些个女人哪，蓝眼珠、黑眼珠、白皮肤、黑皮肤的都有。她们打着手势，对中国人说着半生不熟的汉语：放炮！开发票！管叔，你说这是啥话，啧啧，连中国人开发票这套都能扯上。”郑治业一边说一边摇着头，坐在旁边的杨庭凯急得直翻白眼，手心冒汗。

“爸，管叔，我……我……我真没……没进去。不过，我就是……就是好奇，那些外国娘咋恁了解中国国情呢？”

杨庭凯实在是再也看不下去了，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一把拉过郑治业，带着几分歉意冲管冠南尴尬地笑着：“对不起，冠南，这孩子喝多了。咱们改天再聊。”说完，拽着郑治业，低声吼了一句：“走！”